



人生

再焕夕阳红

□梅薇薇

年轻时读唐代诗人李商隐的《乐游原》，特别欣赏其尾联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当时只感到那前句写得尤其绝美。踏进社会以后，年纪渐长，经事渐多，工作中又结识了不少老熟朋友，再玩味该诗的尾联，欣赏的重点却移到了后句上。越想越品咂出其中的深重失落和怅惘感，蕴含了几多无奈、几多消沉、几多落寞。

但李商隐毕竟逃不脱时代的局限，与今天的时代切合还是欠紧。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古人，但古意新用却是可以的，故谬改为“夕阳无限好，妙在近黄昏”。

日出日落是任何人的意志也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，“夕阳”之所以成就出“无限好”的美景，正妙在它的“近黄昏”阶段。虽然说夕阳斜照的时间是短暂的，但旭日东升、丽日高悬的时候同样也并不长久。我们既然可为“太阳初出光赫赫，千山万水如火发”的壮观而欢欣，又有什么理由对“白日沧西河，素月出东岭”的晚景而感到惆怅、惋惜乃至沮丧呢？“四时之景不同，而乐亦无穷也”，欧阳修老人曾自称醉翁，其对人生的观照却非常清醒。“夕阳在山，人影散乱，其乐何如？”在于人们依据自己不同的气质、文化、视角、心理去挖掘、去品味、去追求耳。

夕阳其实有一种完全不同于朝阳、日中的独特美。因为，夕阳是成熟的。它褪尽了耀眼刺目的光芒，变得更大、更圆、更红了，给人以敦厚的稳重和亲切，使人顿生出“欲归还小立”的眷恋之情；夕阳也是柔和的。它收敛了炙人的酷热，给地面以清新的晓风，笑迎耕夫、游子、倦鸟归来。夕阳又是多彩的，有时，它给碧空抹上红晕，“烟中列岫青无数，雁背夕阳红欲暮”，如血的夕阳衬着如黛的青山，构成一幅多么撩人的图画；有时它把余辉洒向白云，“断霞散彩，倒影斜阳”，变幻出各种颜色，把自己最后的生命化成美质留在人间，又是多么高尚的胸怀。夕阳还是无私的，如果你有幸观看到“海上生明月”的胜景，一边是一团火红的日球在茫茫碧波中徐徐下坠，一边是一弯皎洁的月轮从浩浩天宇边缓缓跃出，你难道没想到这正是夕阳把自己全部的光和热赠给了月球，然后“因风离海上，伴月到人间”么？你难道没感受到这种宽广的胸襟同样磊落感人么？这正是“夕阳”“妙在近黄昏”的精妙独到所在。

中国有句成语“日新月异”。这里的“新”，我理解既指朝阳，也含夕阳。朝阳清新活泼，充满生命的闯劲；夕阳大度从容，但无保留地献出自己全部的光和色，谁说不是另一种生机呢？只要我们真正具有不懈的精神，即使在人生的暮年，不也同样可以迸发出新的追求、创造出全新的业绩？

“江山无限好，几度夕阳红”。珍视夕阳吧，珍惜这人生旅途的最后岁月。老熟朋友们，只要我们始终保有洒脱的胸襟，就不难永葆精神的青春，也一定能活得更潇洒、更充实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：北京中医药大学，72岁)

家长里短

两个人，我和妻

□徐成文

十多年前，我和妻子各自甩掉不堪的婚姻，带着两个无辜的孩子，构建了一个组合家庭。没有经济实力，买不了房子，就死皮赖脸地暂住在岳父岳母家。一家六口人就挤在一百来平方米的房间，虽然略显拥挤，但老少三代人同处一房，那种天伦之乐也尽享其中。

六口之家开始起航，俩老人守在家中，为一家六口人的衣食住操劳。我们不管多忙多晚回家，总有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来，在外面遭遇的各种难事苦恼便一抹而去。而我们四人，我教书育人，妻子开店挣钱，两个女儿读书学习。

2008年，大女儿如愿踏进一所医科大学。家中突然减少一个人，我们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。好在孩子读书在重庆，路途不远，加之信息畅通，思念之情有所减缓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大女儿刚踏进大学门不久，岳父便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。办完丧事，妻子的哥哥

怕岳母见物思人，睹屋怀旧，就把岳母请到他家，长久地居住他家。一下子，热热闹闹的六口之家，就剩下了一半——我、妻子和小女儿。那段时间，妻子的心绪坏到了极点。每天从店里回来，她总是缄默不语，翻出那一本本相册，沉浸在昔日的幸福中，但她的眼眶分明是湿润的。

日子依旧，生活继续前行。此时的小女儿已经踏进初中的门槛。虽然是住校，但因在我所工作的学校读书，天天能见到她，自然没有什么挂念。每个周末，小女儿都能如约回家，妻子再忙再苦也会弄些鸡鸭鱼肉给她改善伙食。妻子总抱怨学校生活差，怕孩子的营养跟不上。初中毕业后，我们毅然决然选择了离家很近的一所市级重点中学，让小女儿走读。每天早上，妻子五点多就起床为小女儿弄早饭；每天晚上十点多，我就开着电瓶车去接她回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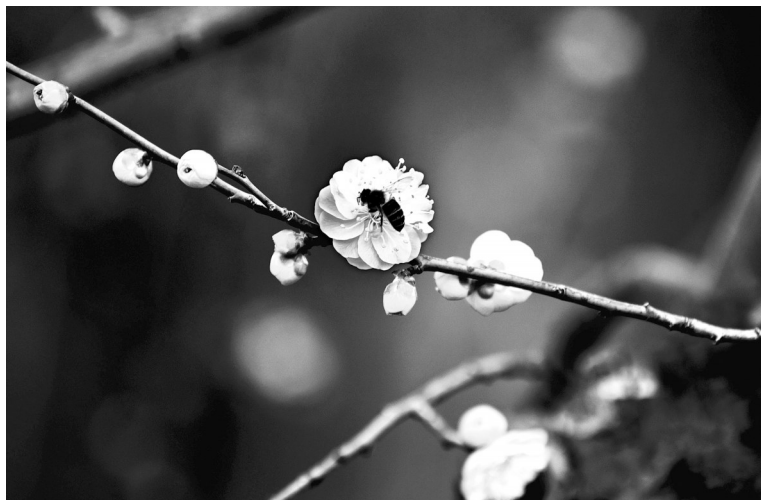
几年前，小女儿告别中学时代，跨进

了一所外国语大学。上学那天，小女儿乘坐的客车渐行渐远，我的眼睛竟然有些酸涩。曾经轰轰烈烈的六口之家，就只剩下我和妻子守住房子，不大的房子也显得空荡荡的。

回过神来，我只能寻找理由排遣心中的不悦——好男儿志在四方！做父母的，谁不愿意孩子能在外面闯出一片崭新的天地，追寻他们梦寐以求的事业？把孩子圈养在自己的温室里，孩子如何成长？如何才能跟上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的步伐？如此的朝夕相处，意义何大？

于是，我和妻子决定：每个周末，抛下一切繁琐，一定要出去走走，看看郊外的青山绿水，或者走进久违的电影院，找寻那段遗失已久的浪漫，让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在生活中发酵。

两个人的世界，照样活得精彩万分！
(作者工作单位：重庆市万州江南中学，52岁)



春之声 许双福 摄

峥嵘岁月

口琴里的青春岁月

□唐颖中

清抹旧物时，又见这把口琴，轻轻地洗去附着的尘垢，拿在嘴上一吹，音色依旧那么清脆……这把小小的口琴里承载着我的青春岁月。

那是个特别的年代，我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插队，跟着太阳出，伴着月亮归，寂寞的乡村生活里，没有歌声、没有琴声，唯有田畴里牛的哞哞声，以及村前的大榆树上鸟的啾啾……

有一年的秋天，生产队里分了黄豆，我便将分到的黄豆驮到小镇上，卖给了一家豆腐坊，攥着卖黄豆的辛苦钱，在小镇上的供销社买了这把心仪已久的“国光”牌口琴，我在潜意识里寻求着快乐，寻找着能够愉悦我寂寞生活的歌声……

每每下田劳动时，我把口琴揣进口袋里。歇息时，男人们蹲在地上抽黄烟，妇女们在一起啦呱着家长里短，我便盘坐在田埂上轻轻地吹口琴，惹得乡亲们不时地看着我吹。我便将我会吹奏的歌曲，一首接着一首地吹给他们听，如丝如竹的音韵在田野里萦绕……我的口琴声，虽然不是恢宏的，然而，在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间歇，着实给朴实而又匮乏音乐的乡亲们带来些许的欢喜。

乡野的晚上一片寂静，知青集体公房里，我们六个知青常常聚在一起，我吹口琴，阿祥唱歌，他的嗓子很亮，他唱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，我用口琴给他伴奏……住在大队棉种场的

四个女知青，晚上也时常来我们公房里玩，风华正茂的我们，都显得百般热情，特别亢奋。阿祥常常把“我愿是一只小羊，跟随她身旁……”唱得情意绵绵，我则把口琴的复音吹得如同手风琴似的富有节奏感。女知青们有些羞涩地相互推搡着，每每这时刻，我们整天劳作后低迷的心绪，才感受到青春在涌动。

同伴们每次聚在一起，都情不自禁地吟唱当时在知青中盛传的《南京知青之歌》(也称《知青之歌》)，当我吹起歌门子，几个男女知青同伴都一起哼唱：“告别了妈妈，再见了家乡，金色的学生时代，将载入青春的史册，一去不复返；未来的道路多么漫长，多么艰难，生活的脚步深藏在偏僻的异乡。”

在那油灯的摇曳里，伴着我的口琴声，如泣如诉的歌声，湿润着我们几近干涸的心田，慰藉着我们青春的梦想。随着歌声琴声，我们的泪光常常在眼眶里闪亮。我们常常在愉悦中，怀揣着几分困惑与迷茫，怀揣着理想与现实碰撞的哀叹！

口琴，伴随着我的青春年华在乡村度过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。斗转星移，40多年时过境迁，那琴声虽然已经变成一份久远的黯淡，然而，这把口琴我至今收藏着，当我再次吹起时，封存心底的青春往事，依然如昨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：安徽铜陵市枞阳县经济和信息化局，65岁)

记忆犹新

我的黑白胶卷时代

□牛润科

像偏爱老物件似的，我一直怀念着自己的黑白胶卷时代。无论是那些永不褪色的影像，还是很有情调的暗室，以及神话般的显影定影，无时无刻不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初捣鼓照相机时，我还住在筒子楼里，当时没有暗室，我就常把公用厕所当作暗室用，在里边冲胶卷。记得有一回，我好不容易从朋友那里借了一台120相机，忙乎了一个星期天，给全家人照了一个胶卷的相，当我好不容易盼到夜深人静，没有人上厕所时，就赶快把显影液和定影液配制好，然后随手把装在厕所外边的电灯开关关掉，才放心大胆地在厕所里冲起胶卷来。

我打开胶卷，完成显影液的工序后，正准备把胶片放入定影液里时，突然“咔嚓”一声，厕所里的灯亮了，顿时急得我大呼小叫地蹦了起来：“哎呀！全给曝光了。”吓得急着正要上厕所的一个人大叫一声：“哎哟——我的妈呀！”随后瘫坐在了厕所门口。从此，我再也不敢把厕所当暗室用了。

幸运的是，后来我这个靠借照相机练成的业余摄影爱好者，竟然被厂宣传科看中，成为厂里的一名专职新闻干事，我不仅拥有了一台与我形影不离的海鸥牌120相机，还拥有属于自己专用的暗室。打那时起，我就迈开双脚，在生产一线和职工们摸爬滚打地打成一片。我总是把当天抓拍的新闻照片，连夜冲洗出来，到第二天一早，就在办公楼门前的宣传栏里展出，再加上我的精美配词，很快就在全厂引起反响。

尤其在每年的年终表彰大会上，是我最忙活的时候。先进和劳模戴上大红花，捧着锦旗和奖状时，都争着让我给他们留个影；散会后，先进集体的领导们争着来让我给他们单位的人拍个合影。照片冲洗后，被装在镜框里，挂在家里或是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。毕竟，在那个年代，照片是稀罕物。为此，我也深爱着自己的相机和暗室，和战士爱自己的钢枪没有两样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：山西省运城市绛县国营红山机械厂，66岁)